

怀念汤一介先生

冯天瑜

(武汉大学 历史学院,湖北 武汉 430072)

中国分类号: B262 文献标识码: A 文章编号: 1003-3882(2015)01-0094-01

结识汤一介先生,是在1980年代初“文化讨论”勃兴之际。汤先生主持的“中国文化书院”是论坛中心之一,我多次参加书院活动(如在北大举行的文化讲习,随汤一介、萧蓬父、庞朴先生等赴深圳大学考察深大文化研究所等等),亲炙汤先生优雅风范和卓异思想,服膺其“中国走向世界,世界走向中国”宏议,余以为,这是改革开放起始期学术界人士发出的富于时代精神的呼声。

与先生较贴近的接触,是1987年夏天赴美国加州参加第五届“国际中国哲学”研讨会。中国哲学家代表团一行十人,汤先生是团长,山东大学刘大钧教授与我是团中较年轻的两人,汤先生指教尤殷。那时中国学者对国外情形尚陌生,海峡两岸学人间也颇多汗隔,而汤先生周旋其间,游刃有余,对各国学人、两岸学人建立“和而不同”的关系,发挥重要作用。记得在一次研讨会上,我发言后,一位年迈的美籍华人学者展开相当尖锐的反驳,会场空气顿时紧张起来,我是第一次在国外参加国际学术会议,一时不知应当是否立即作答,而在场的汤一介先生、方立天先生纷纷示意,鼓励我作出回应,于是我放开论辩,结束时竟赢得全场热烈掌声。当晚,美籍华人哲学史家傅伟勋教授驱车三十公里,到我与李德永教授合住的宾馆房间,赞扬下午的发言,称“酣畅淋漓,史论双美。没有想到大陆学者有如此高水平。”这一经历使我领悟到汤先生所论“中国走向世界,世界走向中国”之必要与可能。

近年汤先生主持《儒藏》编纂,武大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承担子题,几年间我们课题组常得先生敦促、教诲。去年我将拙作《“封建”考论》寄赠汤先生,没想到不久即收到回函,先生表示完全赞同《考论》主旨,认为近几十年对“封建”的曲解、滥用,导致述史混乱,必须加以救正。汤先生的评议使我深受鼓舞。

一年来,多次与大钧兄相约,择日一起到北京看望汤一介先生、方立天先生等老友,却总是没有找到合适时间会合,一再蹉跎,而如今方立天、汤一介先生联翩乘鹤西去,不胜追怀之至!

汤一介先生音容永存吾心。